

名家最新随笔选

周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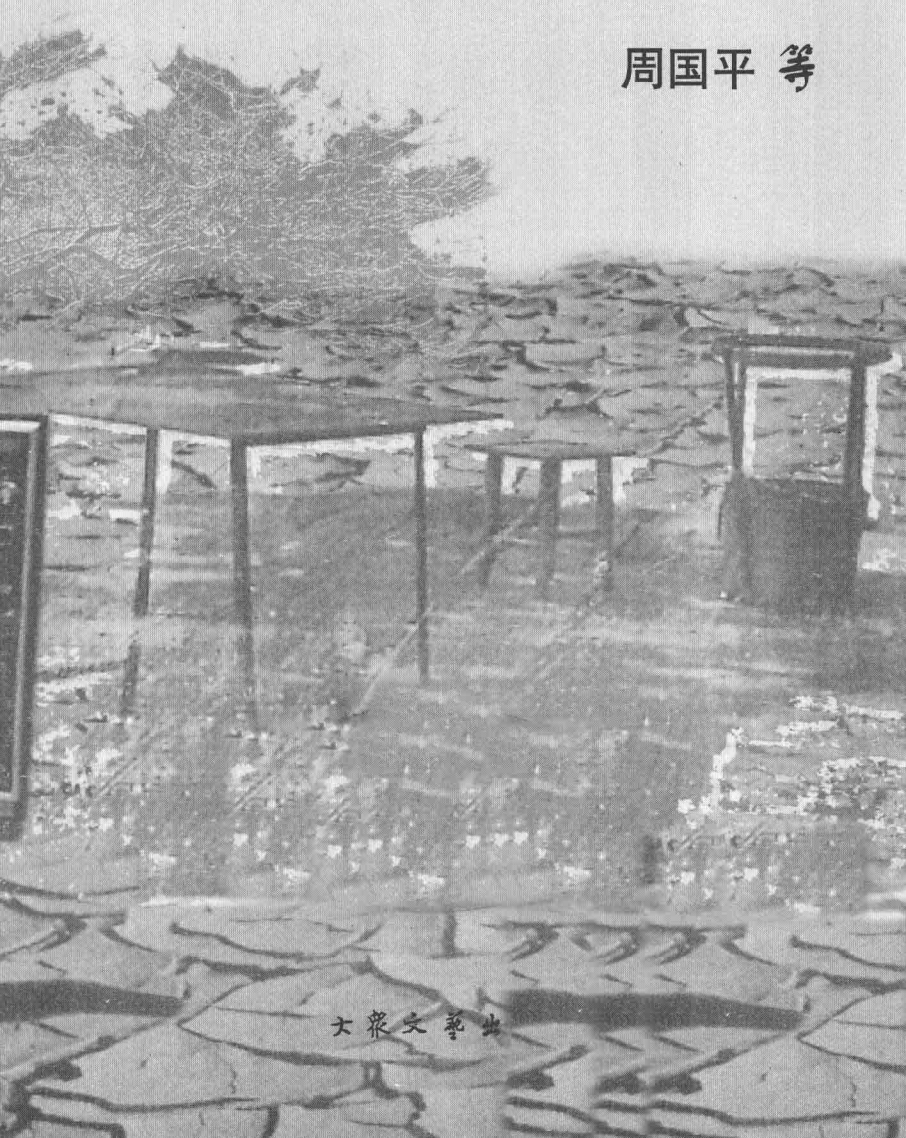
# 奢侈品 的不便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奢侈品的不便

周国平等



大眾文藝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最新随笔选:奢侈品的不便/周国平等.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0

ISBN 7-80094-245-7

I. 名…

II. 周…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40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成都市宏明企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字 插页 4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成都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4-245-7/I·110

定价:18.00 元

名家最新随笔选



# 目 录

- 周国平 超验的死和经验的死 /1  
孤独与精神创造 /5  
智慧与人品 /7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9  
奢侈品的不便 /12  
人生圆桌 /14  
朋 友 /29  
哲学与精神生活 /32
- 余光中 开你的大头会 /42  
朋友四型 /47
- 贾平凹 我的老师 /50  
朋 友 /53  
古土罐 /57  
秃 顶 /60  
平凹作画记 /63  
地平线 /71
- 陈 染 “大家”是谁 /73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墙的绿屋顶 /76
- 肖复兴 遥远的手风琴 /80  
都市的男人 /85  
都市的女人 /88  
漫话巴乔 /91

## 目 录

- 沃拉涅歌声 /94  
《树的回忆》听恩雅 /98  
校长之死 /103  
怀旧之歌 /111  
旧之歌 /113  
夏利的希望 /116  
节省是一门学问 /121  
李 锐 好面包子 /125  
          妇女角色 /128  
刘心武 马尾巴 /135  
          谁 做 /139  
          小玉米 /141  
          从韦老太的新书说起 /144  
          敲石子的人 /149  
          足球——人类的游戏 /153  
林 夕 独自扣门 /158  
          随想 /161  
毛志成 腐败尤怕“周期” /163  
          用一生注解友谊 /166  
          关于“丫头”品位 /173  
          侃谈“一九九九” /176  
          黄花可读 /179

# 目 录

- 莫 言 笑的潇洒/182  
骂的潇洒/185  
脚的快乐/188
- 王 蒙 诚贤侄/191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193  
短篇小说之谜/202  
雪球树/208
- 陆文夫 上山的和下山的/211
- 季羨林 赋得永久的悔/215  
漫谈消费/221  
民族性/226  
清塘荷韵/229  
漫谈散文/234  
人间第一爱/242  
半棚生活/245
- 陈祖芬 让一点什么给男人/260  
出世与入世/262  
真的就是胡乔木/270  
在演播室动手术/277

奢侈品的不便  
——名家最新随笔选

# 超验的死和经验的死

周国平

去年十二月，应席殊先生之邀到南昌参加一个活动，其间结识了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晓江先生。郑先生慷慨地赠予我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多种，皆涉及死亡问题的研究。我当时颇觉意外，因为我尚不知有内地学人在此领域做了系统的研究，而其成果却未在内地发表。所以，当郑先生告诉我，他的一本新作《超越死亡》即将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嘱我写序时，我就欣然应允了。我自己虽然也常常思考死亡问题，但未尝对思想史上的有关资料作系统的梳理，在此只能就这项研究的方法论说一点想法。

据我之见，死亡问题的研究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一是形而上的层面，即宗教和哲学，另一是形而下的层面，包括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之所以分成这两个层面，则是因为死亡作为一个对象，兼具超验和经验这样两种不同的



性质。

作为超验的对象,死是任何人都不能真正经验到的。如果说死就是肉体生命的解体,那么,没有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确知人在肉体生命解体之后是一种什么状态。所谓濒死体验所涉及的仅是生命解体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而非解体完成之后状态。不论医学怎样越来越精确地给肉体死亡下定义,也不能使我们向死亡的超验本质更加接近一步。诸如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抑或死后只是绝对的虚无,这样的问题永远不是经验以及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所能回答的。在此意义上,死是永恒的谜,其真相永远隐藏在神秘的彼岸。

然而,正是死亡的这种超验性质使得它成了哲学和宗教所关注的重大课题。既然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对人生图景和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这个结局的含意的破译。由于死的含义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所以,对之的解释只能或者是玄思性质的,或者是信仰性质的。哲学和宗教都确认某种超验的不朽的世界本体之存在,而把死解释为个体生命向这一本体的复归,区别仅在于哲学是靠玄思来建构超验本体,宗教则以神的名义把超验本体规定为信仰的对象。在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那里,超验本体的性质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便是它的存在保证了生命的某种不朽性,使生命不致因为死亡而归于彻底的无。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把死解释成另一种有,甚至是比生更圆满的有。也许佛教是唯一的例外,佛教的本义是把生死都看做无的,教人在此基础上看破生死之别,从而不执著于生命之有的幻象。

除了超验的含义之外，死亡同时也是一个经验的事实。作为经验的对象，死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们的确可以看见别人死去的样子，我们还可以依据这种经验想象自己死去的样子。我们甚至还必然要经验到自己死去的过程。在超验的死与经验的死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是指死后灵魂的归宿，由之而驱动所谓的终极关切，属于哲学和宗教的领域，后者是指肉体死亡的现象，由之而产生临终关怀、遗属安慰等实际的必要，须靠医学心理学之类实用的学科来解决。我本人是把死亡的超验方面看得更重要的，认为唯有对这一方面的思考才是真正哲学性质的，而过于看重经验方面则很可能会损害死亡的精神启示意义。

当然，死亡的这两个方面又不是截然可分的。人们之所以对肉体的死亡感到莫大的忧惧，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不知道死后灵魂将会如何。死亡的可怕之处主要还不在于死亡过程中肉体所经受的痛苦，而在死后的绝对虚无。同时，对死亡的形而上思考也并非出于纯粹的玄学兴趣，而恰恰是基于死亡乃人人可躲避的经验事实，对必将来临的死亡的忧惧也是最真实的心理经验，有必要加以疏导。事实上，古希腊哲人把哲学称做预习死亡的活动，正说明了对死亡的哲学沉思是有着为经验的死预作准备的实用目的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死亡问题研究的形而上层面和形而下层面沟通起来，从哲学和宗教中汲取思想资料，用于与死亡有关的心理抚慰的实践。郑先生是一位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和现实感的人，因而在这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有成效的努力，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顺便提一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郑先生以我的《妞

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为参考文本，分析了超越他人之死的各种方法和途径，我愿把此项分析看作一种善意的解读。就我本人来说，我想坦言，无论对妞妞的死，还是对必将来临的我自己的死，我都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超越的方法和途径。我的困惑也许来自我的过于清醒，太看清了一切哲学和宗教的劝慰所包含的自欺。至于佛教，我是把它看作在死亡问题上唯一不自欺的最清醒也最深刻的哲学的。那么，看来我还是不够清醒，到我清醒到了极点时，也就是到我有朝一日浸润在佛教之中时，我的困惑也许就消解了罢。不过，我并不想刻意去追求这个境界。

## 孤独与精神创造

周国平

精神科医学的传统是把孤独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在《孤独》一书中,英国精神科医生安东尼·斯托尔对这种偏颇性提出了有力的纠正,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一般而言,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

激发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卡夫卡、叶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孤独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孤独的精神创造者诚然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上面那句话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 智慧与人品

周国平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优越感的人,必定也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

文明之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其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狂妄者往往有点才气,但无知,因无知而不能

正确估量自己这一点才气。这是少年人易犯的毛病，阅历常能把它治愈。

傲慢者却多半是些毫无才气的家伙，不但无知，而且无礼，没有教养。这差不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极难纠正。

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是很少的，有些人的自信不过是一种“有益的盲目”，似乎下意识地知道自己内心的空虚，避免去看透自己，以维持虚假的充实。真正的自信者必是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人，而这样的自信也必定和对自己的怀疑及不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人的自信必须靠自己去争得。事实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天才都并非天性自信的人，相反倒有几分自卑，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为这弱点而苦恼，不肯毁于这弱点，于是奋起自强，反而有了令一般人吃惊的业绩。

我相信，天才骨子里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经历。

##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周国平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藐视世俗的舆论和功利；一种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极了。我赞赏前一种自信，对后一种自信则总是报以几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总要有所依托，否则会空虚无聊。有两样东西似乎是公认的人生支柱，在讲究实际的人那里叫职业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里叫事业和爱情。食色，性也。职业和家庭是社会认可的满足人的两大欲望的手段，当然不能说它们庸俗。然而，职业可能不称心，家庭可能不美满，欲望是满足了，但付出了无穷烦恼的代价。至于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幸福，尽管令人向往之至，却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这两样东西，还是不能摆脱空虚之感。

所以，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你诚然



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抛下自己的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仅仅依附于身外的事物，即便是极其美好的事物，顺利时也许看不出他的内在空虚，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风浪，例如社会动乱，事业挫折，亲人亡故，失恋，等等，就会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爱默生写有长文热情歌颂爱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欢他的这首诗：

为爱牺牲一切，  
服从你的心；  
朋友，亲戚，时日，  
名誉，财产，  
计划，信用与灵感，  
什么都能放弃。  
为爱离弃一切；  
然而，你听我说：  
你需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个的未来，  
让它们绝对自由，  
不要被你的爱人占领。  
如果你心爱的姑娘另有所欢，你还她自由。  
你应当知道